

## 第九章、孕育著偉大革命風暴的時代

（八十二）從 20 世紀末起，西方把我們的時代界定為“新全球化”或者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其主要根據是，西方世界統治的進程由於蘇聯的出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而受到強大抵抗，蘇共下臺、蘇聯解體已經使這種抵抗減弱到 20 世紀以來的最低程度；在新自由主義的旗幟下，資本統治正在向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曾經勝利的地方大規模推進。

在西方全球化的這個新階段，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所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解體蘇聯，演變東歐。第二件，發起一場從亞洲開始、席捲幾乎整個第三世界的金融危機。第三件，從軍事侵略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開始，接續其被 1917 年十月革命打斷的、19 世紀未曾完成的武力征剿第三世界的劣跡。第三件事，算是剛開了個頭。

這裡的每一個步驟，都記載著西方全球化的勝利。然而每一個步驟，同時記載著西方全球化的失敗。

解體蘇聯、演變東歐，消滅一個曾經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使尚存的國家主權削弱、社會混亂、經濟衰退、人民社會地位和生活水平下降，使一夜之間可以過上美國富人生活的幻夢煙消雲散。

從亞洲開始的金融危機，使危機地區倒退十年至 30 年不等。這些地區曾經在西方包圍社會主義國家的特殊國際環境中，主要依靠自己人民的勤勞而一度輝煌。但是一旦捆上美國政治戰略需要的戰車，在這種需要消失而出現經濟困難的時候，美國就會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類國際金融機構轉嫁危機，盡可能減少自己的損失，使幾百億、上千億美元的財富，轉瞬之間流入自己的錢袋。

武力征剿，19 世紀舊戲再度開臺，航空母艦、巡航導彈、B

—52 代替馬刀和毛瑟槍，即便有“民主”、“自由”的彩球飛揚，留下的仍然不過是殘垣斷壁、橫屍遍野、經濟凋敝，一個俯首帖耳的政府班子和一股媚外求榮的邪氣。這件事算是剛開了個頭。按照西方媒體透露出來的信息，現任美國總統布什子承父業，一個不遠的目標、一塊硬骨頭，是用解體蘇聯的辦法解決中國問題。社會主義中國存在一天，他們就一天不能安睡。和平演變或者說西化、分化從來沒有停止，但是並非沒有動武的準備。然而需要鋪墊，比如先拿下阿富汗、伊拉克、伊朗乃至整個中東、中亞，比如先消滅社會主義朝鮮。現在一個伊拉克，雖非大國、強國，兩次出兵，佔領一年多，還不得安寧，每天要搭上幾條到幾十條人命。然而一點也看不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跡象，寸步難行，人家的棋，終歸仍然會走下去。

（八十三）由於西方全球化的推進，美蘇兩國爭霸全球正在改變為美國一國稱霸全球。十多年過去了，生活每一天都在用新的證據告訴世界，西方全球化把美國推上全球霸主的地位，但是寶座由朽木做成，寶座之下地火洶洶。歷史不是西方全球化的朋友。

幾年以前，西方包括美國統治集團內部已經有一種議論，根據其科技泡沫的破裂和股市的下挫、經濟不景氣和前途黯淡、道德淪喪和貧富兩極分化以及在國際社會的孤立狀態等等，指出美國的霸權地位必將衰落或者正在衰落。

從 2001 年的“9.11”事件到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成為一種歷史轉折的象徵，標誌著 200 多年美利堅民族上昇與民氣勃然的趨勢的中止，同時標誌著西方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階段向下一個階段——我們姑且名之曰新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

從大的方面說，無論新自由主義或是新帝國主義，都屬於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的階段。在這個大的階段中，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會採取不同的政策或者強調自己政策的某些側面，形成一些比較小的階段。新自由主義，但是無論其首倡者里根還是其最高

調的鼓吹者克林頓，給過自己的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些許的自由，哪一位的雙手不沾滿第三世界人民的鮮血呢？布什是個戰爭狂人，也把在伊拉克的大屠殺叫做“解放”，叫做“民主”和“自由”。旋律變來變去，基調還是那個東西。

我們至今慣常使用的提法，是“美國為首的”西方或“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之類。特別是侵略伊拉克的戰爭，將向世人證明，我們正在真正進入一個美國一家獨霸世界、說一不二的時代，一個原本意義上的全球化即美國化的時代。在西方同第三世界的矛盾中，仍然是“美國為首”，但是美國顯然居於更加突出的地位；就整個世界而言，美國不僅同第三世界、而且同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越來越多的國家發生矛盾，也在那裡霸氣十足。“單邊主義”，就是其他西方國家加給它的名稱。總之，美國處於世界的金字塔的頂尖，霸則霸矣，然而它的孤立、它的和幾乎一切其他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發生矛盾、它的四面楚歌狀態，也是空前的。

這種轉變不是前進而是倒退，不是強大而是虛弱。現任總統布什的救命稻草，居然只剩下在軍事力量絕對懸殊、有把握充分演示美國武器先進性和美國兵殺人才幹的情況下，向弱小的、可以保證自己犧牲最少的第三世界國家發起侵略戰爭。眼前的目標是伊拉克，隨後準備“先發制人”的“邪惡軸心”名單越拉越長。這叫做瘋狂掩飾虛弱。

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甚至祇是一個黨派或者團體，在道義上陷於泥濘，眾叛親離，人心喪盡，卻想一味靠揮槍弄棒、窮兵黷武稱雄天下，終究不過做夢而已。中國人記得，日本侵略者的和槍炮和碉堡，得到美國當局支持的蔣介石集團的飛機、坦克和軍艦，都曾經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土地上被認為不可戰勝，但是人民一旦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堅忍不拔地戰鬥，那些東西哪裡去了呢？

美國對伊拉克，一方是具有世界最強經濟、軍事、科技力量

的獨一無二的大國，一方是經受了 1991 年海灣戰爭的洗劫加上連續十數年制裁、破敗貧弱的第三世界小國。但是我們記著“小道大淫”的古訓。我們完全不相信，偉大的伊拉克人民會不戰而降。侵略者可以毀滅工廠、學校、醫院和大規模屠殺平民，可以顛覆或者改變政權，卻不可能永久地征服任何一個民族，何況是伊拉克這樣的有著深厚文化根基和捍衛獨立與自尊的光榮傳統的民族。伊拉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終將再一次告訴世界，人民祇要團結一致、共同對外、堅持鬥爭，即使一個第三世界的小國，也將成為埋葬侵略者的墳墓；在偉大的人民面前，被誇大和神化的最先進的武器，不會成為美國勝利的保險箱。另一方面，侵略者的殘暴和偽善，伊拉克人民的英雄主義，一定會大大促進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不分國籍和膚色的團結，使美國壟斷資本集團更深地陷入世界人民憤怒和抗議的海洋。

美國耶魯大學國際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保羅·肯尼迪，1998 年曾經以出版《大國的興衰》，預測蘇聯垮臺和美國也將因為“帝國的過度擴張”垮臺而獲得很高的學術聲望。他近年發表《到了美國退場的時間？》和《危險的野心》，分析世界歷史事變的最新進程和美國的政策，展示的也是這個國家的黯淡前景。

他認為，今天的美國最強大，但是稱霸世界的願望已經大大損害它的“軟實力”，“沉醉於濫用強權”，“被傲慢和自負沖昏了頭腦”，“認為世界上每個討厭的政權都是必須面對的威脅”，使“美國十有八九處在危險中”。“帝國的過度擴張”已經不是對喬治·布什領導的美國或是對十年至 15 年後美國錯誤的描述，“美國如果捲入三、四甚至五場戰爭，它就會看到它精疲力竭的那一天”。歷史的無情使美國到了“退場的時間”：“‘退場’意味著一個國家在後退，一個民族退出舞臺，就像禮拜儀式結束後，教堂裡的人群退場一樣。”<sup>1</sup>

---

<sup>1</sup> 保羅·肯尼迪：〈到了美國退場的時間？〉，美國《新聞週刊》2002 年 12 月~2003 年 2 月特輯；〈危險的野心〉，德國《經濟週刊》2003 年 1 月 30 日。

(八十四)曾經以反抗英國殖民統治、參與粉碎德國法西斯的正義戰爭和經濟、科技的發展贏得世界尊敬的美國，現在自封為世界帝王，成為一個浮游於它無力控制的全球混亂中的國家。它在西方全球化中一手揮舞導彈、一手揮舞“人權”、“民主”與“自由”，到處聚斂財富，到處製造災難，到處強加他們需要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模式，又到處播種對資本主義的懷疑和不滿。

以蘇聯為樣板的所謂現實社會主義，在20世紀的80年代和90年代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聲，以至於在第三世界國家和蘇聯，都有相當一部分群眾在一定時期對美國和資本主義抱有幻想。今天的西方全球化，越來越使這種幻想走向破滅。

社會主義的存在和成就，曾經迫使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某些福利政策以緩和國內階級矛盾。今天的西方全球化，卻正在通過推行新自由主義大規模地削弱和剝奪這種福利，以填充“巨無霸”式壟斷資本的欲壑，製造新的貧窮和兩極分化。

第三世界曾經廣泛存在封建的、宗法的關係和落後的生產方式，因此工人階級相當弱小。今天的西方全球化，正在擴大著工人階級的隊伍。資本主義在全球化，僱傭勞動在全球化，現代工人階級也在全球化。資本主義擴張到哪裡，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就延伸到哪裡。

西方全球化正在使人類社會矛盾在全球範圍日益簡單化。地域的、國家的、民族的、種族的、宗教的、文化的衝突，貧困、失業、戰亂、動蕩、饑荒、疾病蔓延，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不同部門、不同職業、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人們在社會地位和收入狀況方面的不公正，都或者由於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而加劇，或者直接來自這種全球化。這種美式的西方全球化，越來越成為我們時代一切災難的源泉，越來越成為全球社會發展和人類解放與進步的最大阻力與最大威脅。

(八十五)當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把全球的經濟利益、政治權利和思想文化的統治權集於一身的時候，他們也就把全球的不

滿、憤怒、仇恨集於一身了。當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主要或者僅僅依靠窮兵黷武、玩槍弄棒、殺人放火維持以它為核心的全球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時候，正在演出的，就祇是西方全球化的閉幕式了。

今天世界歷史事變昭示給人類的前景，已經不是西方全球化的某一個階段、某一種形式的失敗，而是西方全球化本身作為一種歷史進程的終結。

（八十六）西方全球化促成著反西方全球化。西方全球化的推進加大著反西方全球化的能量。西方全球化和反西方全球化的實踐，同樣屬於歷史。

反西方全球化，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包括反對一切資本主義性質的壓迫與剝削及其災難性後果，反對一切與資本主義相聯繫、相表裡的壓迫與剝削形式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秩序、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它有時採取理論形態，有時成為實際的運動，有時兼而有之。

（八十七）資本主義全球化高歌猛進的 20 多年，是全球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 20 多年。這種認識，以無保留地、無邊無際地頌揚資本主義及其永恒性作為最初的樂章，而且這至今還是全球思想領域的基調。但是這種全球化越是勝利也越是給更多的人民帶來災難，越是激起對它的懷疑和不滿。在這一過程中，首先在西方理論界，出現一股對西方全球化的新進程進行清算的思潮。其中若干著作和它們的作者，已經被稱為反西方全球化的理論代表。

就其內容和基本傾向來說，這些著作可以大體分為三類：批判資本主義全球化，批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尋找替代方案。

全部羅列這些著作和詳細介紹其中的內容，幾乎是不可能的。解體蘇聯以後，美國官員弗朗西斯·福山曾經有一個聲名頗大的判斷，叫做“歷史的終結”。現在出現的，是一種完全不同

的“終結潮”——不是終結社會主義而是終結西方全球化、終結新自由主義的思潮。相當一批著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就是直接或間接地在同福山這種判斷對話。可以從譯為中文、特別是在青年讀者中傳播甚廣的這類著作中，大體按照原著寫作或出版時間，舉出幾種：

[美] 戴維·施韋卡特：《反對資本主義》（1993）

[美] J·M·布萊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1993）

[德] 烏爾里希·杜赫羅：《全球資本主義的替代方式》（1994）

[美] 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等：《自由主義的終結》（1995）

[美] 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等：《轉型時代——世界體系的發展軌跡：1945~2025》（1996）

[美] 邁克爾·佩雷曼：《經濟學的終結》（1996）

[德] 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1996）

[美] 道格拉斯·拉米斯：《激進民主》（1996）

[英] 蘇珊·斯特蘭奇：《賭場資本主義》（1997）

[美] 威廉·格雷德：《資本主義的瘋狂邏輯》（1997）

[美] 約翰·霍根：《科學的終結》（1997）

[德] 格拉德·博克斯貝格、哈拉德·克里門塔：《全球化的十大謊言》（1998）

[英] 蘇珊·斯特蘭奇：《瘋狂的金錢》（1998）

[英] 約翰·格雷：《偽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1998）

[美] 諾姆·喬姆斯基：《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1998）

[美] 伊曼努爾·華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終結——21世紀的社會科學》（1999）

[英] 保羅·赫斯特、格雷厄姆·湯普森：《質疑全球化》（1999）

[美] 丹尼爾·辛格：《誰的新千年——他們的還是我們的？》（1999）

[美] J·K·吉布森—格雷漢姆：《資本主義的終結 — 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女性主義批判》（1999）

[美] 羅納德·奇爾科特：《批判的範式：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學》（1999）

[德] 奧斯卡·拉封丹：《心在左邊跳動》（1999）

[德] 羅伯特·庫爾茨：《資本主義黑皮書 — 自由市場經濟的終曲》（1999）

[英] 阿蘭·魯格曼：《全球化的終結》（2000）

[美] 約翰·凱克斯：《反對自由主義》（2002）

[美] 彼得·高恩：《華盛頓的全球賭博》（2002）

[美] Z·波茲南斯基：《全球化的負面影響》（2003）

[埃及] 薩米爾·阿明：《資本主義的危機》（2003）

[法] 埃曼紐·托德：《美帝國主義的衰落》（2003）

[美] 羅納德·奇爾科特：《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義》（2004）

[美]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滿》（2004）

此外，還有德國學者同幾位第三世界國家學者合作撰寫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終結：新的歷史藍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議編寫的、紀念巴西著名左翼學者多斯桑托斯的《全球化與世界體系》，以及收入江蘇人民出版社“終結者譯叢”、由英國和美國七位學者分別撰寫的《意識形態的終結》、《教育的終結》、《男性的終結》、《哲學的終結》、《藝術的終結》、《組織化資本主義的終結》、《人性的終結》，等等。

（八十八）這裡各本著作的作者，多數來自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有的自舊營壘中反叛或者多少表現出某重反叛傾向，有的從原來的進步立場前進、緊密關注歷史的新變化，有的是名不見經傳的後起之秀。然而也還沒有材料顯示哪一位原是共產黨人。唯有《資本主義的終結 — 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據稱作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者”。有幾位在批評馬克思。有幾位連列寧一道批評。有幾位在總結蘇聯的教訓，或者明

確表示對蘇聯社會主義和斯大林的反感。

我們在討論反西方全球化問題的時候列舉出這些著作，並不認為這些著作的所有論述，共產黨人都應該毫無保留地接受過來。這些著作涉及我們時代廣泛的社會問題，有不同的視角、理論傾向和不同的觀點，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程度不同地得出一個結論：世界資本主義、西方全球化、新自由主義並不是“歷史的終結”或者歷史的唯一、歷史的永恆，人類並不是“別無選擇”。

羅伯特·W·邁克傑斯尼為喬姆斯基《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撰寫的導言，直接回答了這種所謂“終結”的問題。

新自由主義傳遞的一個最強信息是，目前的狀況無須改變，人類的歷史已經到了最高階段，難以再有什麼發展的餘地了。喬姆斯基指出，過去一直有幾個時期被認為是“歷史的終結”。比如，20世紀20年代和50年代，美國精英們就聲稱當前的體制運作良好，民眾對目前狀況沒有任何微詞。但是之後發生的事情馬上證實了這些想法是多麼地愚蠢。我認為，民主力量的血液能夠很快得到補充，如果他們能夠贏得一些實質性的勝利的話。那些精英們幻想他們的光輝統治會被世人當做太平盛世而銘記在心，結果是幻想很快地遭到粉碎；如果有人認為社會不會有什麼變革的話，其下場祇能與前者一樣。

在這股“終結潮”中，有一本作者為伊利亞·普利高津的《確定性的終結》，尚未見到中文譯本。然而僅僅這個書名，就已經令人耳目一新。福山認為人類終結於或者說停滯於美國資本主義的勝利；這就是他們的所謂“確定性”。事實告訴人們的不是這種“確定性”而是“確定性的終結”，而是人類人類歷史不會、也沒有以西方在一個回合的勝利作為終點。一切志在成為人民主人、人民霸主的階級、集團和個人，都做著關於這種地位凝固不變的“確定性”的夢。打破這種夢，結束歷史僵化於資本主義制

度的絕對保守主義，在歷史觀上回到辯證法，承認歷史的變化、運動的永恒性，不是抑制人類的創造力而是向這種創造力敞開大門，成為我們所說的“終結潮”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成就。

按照《偽黎明》的說法，“全球自由市場是一個美國綱領”、“一個注定要失敗的綱領”，“就像 20 世紀其他的烏托邦一樣，全球自由放任主義將連同它所造成的損失一起，被歷史的記憶所吞沒”。

按照《轉型時代》的說法，“一個主要的強國一旦取得霸權，就會千方百計地利用其霸權地位來延長其統治權。然而，正是這種延長統治權的努力本身對其權力基礎具有破壞傾向。由此開始其相對衰落的長期過程。這就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本質。”作者認為，雖然世界前景變幻莫測，但是美國霸權的衰落已經成為事實。

按照《資本主義黑皮書》的說法，當今資本主義體系如同“厝火積薪”，“所謂永恆的資本主義及其不可替代的市場經濟，已經到達了它穿越歷史的盲目飛行的終點，最後的結局祇能是分崩離析”，“歷史的諷刺可能就是資本主義的絕對勝利與終結危機的歷史地同時發生。”

《心在左邊跳動》的作者拉封丹，曾先後擔任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和施羅德內閣的財政部長，1999 年 3 月突然辭職。他寫道，新自由主義是“退回到 19 世紀的思想”，它造就的是一個“爾虞我詐的社會”。恰恰在西方全球化把一切不滿資本主義、一切世界政治中多少具有左翼傾向的思想和行為當作罪惡淵藪的時候，在幾百萬、幾千萬昨天的共產黨員爭先恐後地遠離左翼、告別左翼甚至以叛賣為覲見禮的時候，在世界領域的當權集團咬牙切齒地征剿各國左翼力量、務圖斬盡殺絕的時候，在恐左、反左病毒一樣瀰漫全球的時候，他卻為自己的書取名《心在左邊跳動》。這該需要怎樣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

甚至聯合國的一些機構也憂心忡忡。《全球化與世界體系》

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動多國學者撰寫，在扉頁上引述了該組織總幹事費德里科·馬約爾 1997 年在古巴的一次座談會的發言：

當今世界，用來粉飾太平、支撐門面的種種東西都已破碎；受短期純經濟利益支配，不顧及社會和文化本質地應用工業和科學技術成果的做法也走到盡頭。面對這一局面，人們意識到，祇有以有效的跨國協議、具有未來觀念、植根於內源的發展，才能抵禦不對稱的世界化、盲目的全球化造成的騷亂和動蕩。這種盲目的全球化取消國家，使人民失去方向，喪失對至今還是藍色的地球的責任感，而把它託付給表面看來無法控制的市場怪癖，從而製造了一種新的宿命論。這一宿命論祇能依靠冷靜沉著、決心和具有環球原則的長遠眼光來加以面對，予以戰勝。正義、自由、平等、友愛的民主理想呼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要求無一例外地實施《世界人權宣言》—— 1998 年我們紀念了它的 50 週年 —— 賦予人類全體男女的一切權利。

我們不認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或是《世界人權宣言》可以解決今天世界面臨的問題，何況它也從來沒有在全球得到過認真而全面的執行，儘管它的許多提法是值得肯定的。我們也不認為這裡所說的跨國協議之類，在現存世界秩序的範圍內可以發揮改變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不幸地位的作用。但是，馬約爾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能夠作出這種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走到了盡頭”、其欺騙性已經“破碎”的結論，仍然難能可貴。這部著作以一整頁的篇幅刊登一個三行字的《聲明》，說作者們的立場“不一定反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方觀點”。實際上，作者們的立場遠比馬約爾和這裡所說的“官方觀點”激進得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動多國作者撰寫並公開出版，不是馬約爾署名寫一篇序言或是評論卻從別處引他一段話，再加上這樣一個《聲明》，使人感覺到主持其事者分明有什麼難言之隱，也還是決心把這部著作推向世界。

無論如何，正視美國霸權主義、新自由主義乃至整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衰落，成為一種正在崛起的、顯示出越來越大影響的社會思潮。這一思潮方興未艾。面對它的出現、它的存在、它的勃勃朝氣，死死保守著一己私利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及其隨從“不看見”，癡迷於它們陳詞濫調的人們“看不見”。這些著作，作為我們時代的聲音，第一位的意義不在於那些替代方案實現的可能性，而在於對正在運行的主流現實及其歷史永恒性的否定，在於把人類歷史看作一個有自己過去、現在、未來的客觀過程。這是當代進步人類在苦難中的反思、控訴和理論創造的精華，這是埋葬西方全球化的深層歷史力量的一次新的呼喚。

這裡多數著作的一個普遍弱點，是研究資本主義全球化而沒有足夠估計全球人民的意志、願望和決定性力量。在那些令人尊敬的作者們的筆下，人民是悲苦的承擔者，他們值得同情然而除了消極地接受命運的安排卻無所作為。人民的創造力，基本上在他們的視野之外。美國霸權主義、新自由主義乃至資本主義的衰落，被作為同人民的反抗和鬥爭無關的自我演化過程。應該說，他們至多祇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因此，《偽黎明》強調，未來是全球自由放任主義的崩潰和“一個正在深化的國際無政府主義狀態”；《轉型時代》強調前景莫測，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混亂之後，甚至會有“重構一種與以前體系一樣的充滿等級、不平等和壓迫的體系”的可能，也就不足為怪了。

（八十九）反西方全球化之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引起全球廣泛關注，發端於1999年底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部長會議期間。從那時開始，西方巨頭的每次國際性聚會，幾乎都會引發群眾性的示威和遊行。參加人數越來越多，口號也越來越具有政治性。西方國家軍警的彈壓，多次出現的傷亡，都祇是進一步點燃起憤怒的火焰。結果是西方巨頭們在他們統治的偌大世界，居然找不到一塊可以安寧地討論如何瓜分全球利益的會議廳，鬧得東躲西藏、偷偷摸摸，甚至不得不把聚會搬到在海洋中漂浮的

某個軍艦上。2001年，與集聚世界大國和富人的“世界經濟論壇”會外群眾示威的同時，在巴西出現反西方全球化力量的第一個全球性論壇“世界社會論壇”。2003年1月舉辦第三屆論壇，156個國家的5000多個組織派出代表，到會人數達到十萬人。論壇強調指出：美國利用全球化在全球追求其單方面利益和霸權，擁有最大和最危險的武器庫，不僅是戰爭的最大危險，而且是各種恐怖主義的製造者。第四屆在印度舉行，主題集中於反對美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到會人數達到16萬。

正如西方全球化已經在反對所謂恐怖主義的名義下走到赤裸裸的全球武力征剿，反西方全球化運動也已經相應地在確定反對侵略戰爭的主題。從2003年1月18日起，在阿拉伯世界，在華盛頓、紐約、巴黎、倫敦、柏林、羅馬、莫斯科、東京、漢城和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城市，幾乎同時爆發大規模群眾反戰示威。西方壟斷集團內部爭吵不休、裂痕斑駁。2月15日，全球——覆蓋歐洲、美洲、亞洲、大洋州、非洲60多個國家、600多個城市——參加反對美國侵略戰爭的群眾性示威遊行的人數為1000萬以上，據稱已經超過20世紀70年代反對美國侵略越南戰爭的規模。如此眾多的國家和人民，卻有著共同的目標，這就是集中譴責布什和布萊爾，主張“要和平不要戰爭”、“抗議用鮮血換石油”、“戰爭是民主和自由的倒退”、“布什從未在乎人權”等等。

（九十）貌似公允的評論家，使用不同的語言，在自己的主流媒體組裝西方廉價出口的思想零部件，沒完沒了地複製著西方已經造好和炒爛的話題：反西方全球化就是反全球化，就是不識時務、守舊和倒退；這些人魚龍混雜，一盤散沙，偏愛街頭暴力，是一支不受政府管轄的無政府力量；提不出積極的建議，“並不一定是進步的、革命的力量”；如此等等。

他們終歸要說點什麼。

但是反西方全球化運動的出現、規模的擴大、向歷史深層的

推進，卻表明著這樣一個無法更改的事實：西方全球化損害著越來越多的人們的利益，製造著越來越多的敵人，已經和正在遭到世界越來越多人們的質疑和唾棄。

參加挺身反對西方全球化特別是美國霸權主義的實際運動的，不僅是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和全球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而且包括在日益加劇的兩極分化中從所謂中產階級中跌落的人們、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甚至來自西方資產階級內部的某些力量。

希望得到起碼生存保障的人們，要求真正民主權利的人們，呼籲自由地發展的人們，追求尊嚴地生活的人們，維護民族主權、國家獨立的人們，反對戰爭、要求和平的人們，保護環境的人們，提倡女權的人們，維護兒童權益的人們，來自不同國家、民族、階級、黨派、宗教和有著不同職業、信仰、政治見解和生活方式的人們，——一切在西方全球化中受到損害和有志於尋找新的社會目標的人們，正在重新集結起來。

反對西方全球化，已經蔚蔚然成為全球的一道勃發著生命力的風景線。

（九十一）西方全球化的現實，正在提供認識資本主義的頂峰美國、認識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歷史命運的從未有過的清晰而切近的藍本，正在孕育著結束資本世界統治、進行社會探索和創造的偉大風暴。一個逆轉西方全球化歷史方向的新的時代，正在從這裡起步。